



张少芳

花开时节

年年五月初始，是牡丹花开的时节，又恰逢节假日，赏牡丹也就成了人们假日的主题。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赏牡丹》毫不掩饰对牡丹的喜爱：“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洛阳牡丹早已名声在外，并州的牡丹也毫不逊色。永祚寺牡丹已然开放了400多年，晋祠牡丹后来居上，也成为一景，迎泽公园牡丹园的牡丹也在几十年的扩大栽培中逐渐名声鹊起。趁着五一假期，就近直奔迎泽公园，只为在牡丹开放的最好时节去赏最美的花。

对迎泽公园已是熟门熟路，过了藏经楼不远，紧邻晋商博物馆边的一条小路走过去，清幽的花香若隐若现，一抬头，牡丹园大门已在眼前。踏进牡丹园，满目繁花缤纷，游人徜徉在花园小径间，无不陶醉在花海里。不由得想起30多年前年轻的我们曾来过此地赏牡丹，面积不大的花

园里，娇艳的牡丹装点着我们青春的梦。而如今的牡丹园规模今非昔比，已然发展成为华北地区少有的规模较大的牡丹园，牡丹品种和花色也更加丰富，身处牡丹盛开的花园里，心情也是美丽的。

迫不及待地走近一朵朵盛开的花王，细细倾听每一朵牡丹的花语，便身不由己地沉醉其中。首先让人慨叹称奇的是牡丹品种之丰富，满目粉紫当中，那外围花瓣雪白而内中花瓣隐隐晕染着淡黄的牡丹尤其引人注目，原来这就是名贵的牡丹品种“姚黄”。也许正因为白中泛黄之清新脱俗的小众品相，姚黄被奉为上品。园中姚黄只星星点缀几处，但受到的关注却最多，占尽风情。花丛中不时有几块说明牌，介绍园中雪映朝霞、银鳞碧珠、五洲红、紫二乔等牡丹品种来自孔祥熙故居，据说已有百年花龄，且看那花海中，有的花瓣洁白如雪，有的艳如朝霞，有的燃红似火，还有的花瓣红白相间，煞是奇特。每一个品种的牡丹所散发出来的香也各有不同，清淡的、幽远的、浓烈的，各种香味在园中交错混杂，已分不清是哪一种牡丹，唯有嗅其香，赏其形，观其丽，牡丹被冠以“国色天香”“花中之王”之美誉实不为过。

天色渐暗，华灯初上，徜徉在牡丹园中的游人兴致不减，加之些许牡丹已现衰败之态，不由得想起白居易的《惜牡丹花二首》，“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流连在园中的游人们，惜花之情犹甚，借着渐暗的天色，一树树的牡丹依旧勾引着游人的心魄。又有诗曰：“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五月里赏牡丹已经成了太原人固定的仪式，唯有花开时节把牡丹雍容华贵的美丽摄入眼沁入心，方不负它在最美的韶华开放。

晋祠牡丹

拍摄时间：2021年5月
拍摄地点：山西太原
晋祠的牡丹正值观赏季，天生丽质、国色天香，与古老的晋祠建筑相得益彰。

毛豆摄



初夏游蒙山

海浪

初夏的午后，天空晴朗。与妻乘坐5路公交车至终点站晋阳大道蒙山街口，一路步行向西，心情格外好。大路上很空旷，偶尔有车辆驶过。行至山下，便到了蒙山大佛景区的入口。

蒙山大佛位于太原市晋源区寺底村，为太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凿于北齐天保年间，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是我国开凿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沿着景区南面的便道往山上走，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苍苍，感觉空气十分清新、沁人心脾。在树丛中可以看到粉红色的打碗碗花，居然还找到了久违的地黄。采了一朵地黄花，将花托处入口品尝，甜丝丝的，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拾级而上，便看到了连理塔。连理塔为两座舍利佛塔，分别名为“释迦”“如来”，建于宋淳化年间。二塔坐西朝东，体量相当，高约10米，下有基座相连。历经年代沧桑，塔身略显斑驳。“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古塔悠悠，连理携手。

阡陌小路，环绕至开化寺塔林，即开化寺历代高僧的墓塔，以唐、宋、明高僧居多。各塔形状结构各异，有的形如春笋、瘦削挺拔；有的形如圆葫，敦厚朴实；有的状似八角，玲珑可人……

继续北上，便看到了闻名遐迩的蒙山大佛。蒙山大佛总高60多米，仅佛头就高12米，是世界第二大佛。佛身坐西面东，双腿盘坐，双手轻放于双腿，呈结跏趺坐式。大佛双目微闭，面容慈祥，雄伟壮观又不失柔美典雅。大佛底部有一排石龛，内有10个石刻雕像。唐高祖李渊、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后唐高祖皇帝李克用、后汉高祖刘知远都曾来此礼佛。

顺景区北面便道下山，便来到了著名的“蒙山晓月”。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小广场上液晶屏正在播放“森林防火”卡通宣传片。五个硕大的成人秋千固定在宽敞的平台上。太阳透过高大的树丛，投下点点光斑。秋千荡漾，轻风缕缕。欢乐嬉戏的母子、两小无猜的情侣、结伴而行的伙伴，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只可惜这个时候看不到“来得比其它地方早、走得比其它地方晚、清冷彻骨”的月亮，颇感遗憾。

最后一站是人造池。这里有一个直径大约9米的木质水车，水车不断转动，水流声声入耳。水车周围是一片水池，池中有错落的大石块，水流清澈见底。已经不再年轻的我们在石块上蹦来跳去，好不快活。

游蒙山，学知识、长见识；豁思想，朗心境。美哉，妙哉！



茶园半日

王树贵

绿杨春茶仪征最好，每年，采茶人要喊山醒茶。

四月的一天，在位于白羊山的仪征清源茶叶科技示范园，我学着采茶大姐的招式，拣“一旗一枪”的嫩芽芽掐。问她1斤新叶需要多少颗这样的芽芽，大姐说早有人发憨数过，得6万颗。也就是手指得掐6万次。听来眼花缭乱，对茶叶，对采茶人，多了敬重。

四月的茶园，满眼尽是忙碌的采茶人。春茶上市，一天一个价，眼下正是茶园最热闹的时候。新鲜的茶叶采摘下，送到加工厂，人工分拣混在叶芽里的粗梗、杂叶，分装到竹匾中晾吹，再上机器杀青、理条、压条、烘干、包装。虽说是机器操作，因为茶叶太娇了，很多工序需要人的配合。比如杀青，得

有制茶师傅在机器口一小撮一小撮将碧绿的叶子撒进杀青的圆筒机器里。制茶的机器也是慢性子，碧绿可人的叶子在五六米长的机器里慢慢腾腾翻滚数次，再稀稀拉拉扬撒到下一道工序的传送带上。此刻，叶子的颜色绿中呈黄，鲜嫩变干卷，杀青完成。这个过程机器散发的温度很高，喂叶子的制茶师傅不能怕热，更不能性急，要的就是那份慢悠。

真正的饮茶，本身就是闲事。需要辽阔怡然的心境。如今的茶园，比较从前，技术上有很大进步，防霜扇、太阳能灭虫灯的综合应用，已大大改善茶叶的生产技术，远比农户小打小闹生产的茶叶质量有保证。但不管技术怎么进步，采茶必须手工，1斤新叶6万颗芽芽的事实无法改变，杀青等制作过程依然人工主导，机器辅

助。茶是慢性的，饮茶的魅力也正在此。一壶独饮，那是自我抚慰。二人对举，也是故人故事。茶不适合一桌人喝，一桌人得酒配。超过三人饮茶，意趣就在茶之外了。

在热气扑面的制茶车间，我奔来走去。在隆隆的制茶声中，我向制茶师傅请教每一道工序的名称和作用。我的头上、身上落满了“茶毫”——茶叶身上的细毛。制茶过程中，不仅略带苦涩的茶香让我沉醉，连这“茶毫”也让我喜爱，一切都是新的，新生、新鲜。观看叶子怎么变成茶的过程，能让我们更懂茶。

在茶园闲逛的半日，我嗅到天地精华的醇香，清新、自然，带丝丝绿意，特别勾人。深深吸气，悠悠吐气，让这滋味在肺腑间多多兜转，我沉醉在春天仪征独特的茶香里。